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使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濂陽強思齊纂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將欲取天下者前章正明志功利物為國主師臣故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故身取國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舉聖人妙能捨離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御註天下者大寶之位也為君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矣○御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富而姦亂

為化主欲取天下順時應人故則武也○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故身取國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舉聖人妙能捨離

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河上公曰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嚴曰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達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榮曰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為吾見其不得已也○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變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御註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御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者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愷悌之化使凶暴之徒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

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河上公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則其質朴也○榮曰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為之非而執之以為是則敗失也○成疏天下神器不可為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失國喪邦執者失之

御註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陵雲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也○御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政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陵雲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福善禍淫神怒人怒是生災沴亂乃斯作誰

奉為君亦富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河上公曰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為詐偽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

御註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虛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墮廢也○御疏曰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虛暖氣也吹寒氣也贏弱也載事也墮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虛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使強或抑損令弱或引之以載事或推之以墮壞且同糾纏不可唯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爾

○河上公曰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虛或吹虛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贏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墮載安也墮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

也○榮曰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墮若行有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成疏夫物或行或隨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已也隨從他言物或先時由已後則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虛或吹虛溫喻富貴也吹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贏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

物壯即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或載或墮載連續也墮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過分爾○御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

親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其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事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之也○嚴曰甚有為也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榮曰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逐欲為甚心存侈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成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正明為君若物不可執若有為故次此章即明為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明三別第一明在時用道次定鬼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於伐第三明有為
事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使時用道決定息兵夫雲龍
地為之靈實風鶴藏氣河水為之怒
擊何者雲助龍勢水助鶴威所以
中興隆王夫樂報無國於焉滅人
能仙道豈不然乎明君得賢欲滅
之有日異聖主遇善若和羹之得
梅故江充絕命於風池霍
光圖陰於陽間不其然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
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夫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兵加於彼彼必應之其事既
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御疏以用
也佐輔佐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
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
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象而
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
威窮黷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亦必應
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誰能預剋
○河上公曰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
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
以輔佐之主不以兵草順道任德敵人自
服也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

人也○榮曰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
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
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
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
好還也○成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
天下以用也佐輔弼也人主君王也言用
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
不可威用強兵逞暴天下若作身心解者
即是三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返報也
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
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
荆棘兵器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
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御疏師君師也
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
行齋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
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加以和氣致祥兵
器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成故必有凶荒
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河上公曰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事不修也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
五穀盡則傷人也○榮曰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
之過也○成疏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
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
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御註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
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
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故為深戒
也○御疏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春
秋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
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故老君
云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之士但求止敵
今不為寇必不得以眾暴寡陵人取強則
其事好却還報是以戒令不敢云不敢以
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用
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

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伐取故
 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若必伐取其
 功是則自為驕泰驕泰則樂殺故敗不旋
 踵此為明戒可不慎乎○河上公曰故善
 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然也不敢
 以取強不以使人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勿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
 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
 敢勿以驕欺○禁曰故善者果而已不以
 取強能用為善止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
 除之不以國兵強專用為是也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為
 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
 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
 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懦迫不
 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
 好戰也○成疏故善者果而已果決定也
 已止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
 兵也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御註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
 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御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
 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
 強故云果而勿強○河上公曰果而不得
 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是果而
 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陵人○
 禁曰必定能不懦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
 而勿強也○成疏果而不得已如堯攻有
 苗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
 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非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註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
 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也
 ○御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
 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之用壯適足以速
 其衰老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

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
 於道當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猶
 止也○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
 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為久
 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
 不行道者早死之也○禁曰少而必長盛
 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
 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
 道理宜先止也○成疏物壯則老矣極則
 道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
 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
 柔故非真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章所以次
 前章者前章明息
 兵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以此
 章明用道之義而實而實此
 章義明四則第一明兵強欲威有過
 不為第二願應物隨時二皆優劣第
 三明權不使實應不離其第
 四以乘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威有過不為
 之謂凶人理須安動之致禍三望
 代淳化而素於干戈五帝之時得讓
 而相終征戰自茲以降暴心競興故
 自起為軍詐抗越卒田單作將大
 燕滅不能順人與時消息深恐為代
 取安一身道知老若愚用凶器獨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自守居左無言者明或以訓人本無施於凶器生曰大德何用殺乎

御註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之為好

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御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者韜略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

當遊心道德之園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今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器材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云不祥之器所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河上公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

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榮曰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為物之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成疏夫

佳兵者不祥之器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寶劍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是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愛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食故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御註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御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河上公曰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嚴曰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

○榮曰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主殺以右為貴也○成疏有君子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

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兵者不祥之器

御註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不為善之器材○御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者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器材故無不利爾○河上公曰兵者不善之器也○榮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成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疊前

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御註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之謀也

○河上公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慮不離真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

御註戎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澹為上○御疏夫文德者理代之器兵謀也蓋其輔助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克定節制宜存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猶當示之以恩惠緩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澹為上也○河上公曰澹為上不貪土地利人則實也○徐曰恬澹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

澹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成疏恬澹無為也君子心亦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也○徐曰修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御註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御疏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人者當順天地之德以全濟為務焉不可苟騁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河上公曰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為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為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為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為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妄行刑誅也○徐曰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成疏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于戈樂殺之夫天下共疾憐閱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御註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之尊處右者主兵謀也○御疏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禮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命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河上公曰吉事尚左吉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專故居右其主殺○禁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間外以行誅故居右○成疏言以喪禮處之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言以喪禮處之

御註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河上公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御註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仁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御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

側隱為哀泣不亦宜乎○河上公曰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禁曰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過害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愍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

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也○御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練杖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註此義云皆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也不樂之心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

○成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